

弦之樓集

上



LO 2/8
433

從性誠先生的提倡音樂，想到我們音樂
的已往及將來，並介紹性誠先生近日
在廣播電台放送歌曲的內容。

上

在人跡罕到的深山裡；在紅葉衰艸掩埋了的大小岩石的深山裡，我曾獨自一人，在那裡徘徊遲佇，靜聆山裡的流泉，和着松風的呼嘯，如怨如慕的艸際蟲歌，隨着林中的群鳥在唱，呵！眼前的動物靜物，空間時間種種的有聲有色的永恒不斷的幻變着，使我的靈魂陡然返到清明之境，心中好像一切事物都看明白了，然而試反躬自問，却又答不出明白的到底是什麼？可是在那一剎

那間，人間天上，渺茫的事物，人類互相鬥爭，斷頭流血，一切一切的煩擾，却都忘淨了，這時我深信自然音樂的偉大，使我的靈魂得以慰安而陶醉！

大半在多少年以前吧！我們漂流到哈爾濱來，却巧那時還是帝俄時代的尾巴，那時人們的享受，大酒大肉的鬧着，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看出他們驕奢淫逸的樣子來，在那時的音樂也是非常茂盛，在山之崖，水之濱，叢林內，芳艸中，無處沒有歡欣的歌聲，伴着多情的琴語，把哈爾濱這個小世界點綴得五光十色的繁華活躍，因此無論是誰，都捨不得離開這個世界，換句話說，便是捨不得死，我們也是捨不得死的一羣，把我們一直留到現在。

當這是音樂鬧得最熱鬧的時期，便像有神人在暗中啟示我們

以前進的路途，使我們經過了幾多年的變化，也成了這小世界舞台上的幾個戲子。雖然，我們却不像其他的戲子那樣有名。

性誠先生這次將在廣播電台放送他喜歡唱的歌曲，使我想起七八年前我們從事音樂的困難，我記得那時候的人們，拿學音樂的人，看作吹鼓手一樣，除了卑視之外，實在還不知人們心中，是否雜有其他的成分。在那個時候，我們曾幾度的掙扎，有一次我們不客氣的發出不少的請帖，請些相識或不相識的朋友們，來聽我們的音樂，結果是沒有人來，失敗總算是失敗了。從那時起，正因為失敗而使我們的信心更深，我們看定這種事業，將來必操勝算的，果然在我們第一次借青年會舉行的小音樂會，有了人數約在二百以上的聽衆。其後曾屢在各學校團體演奏我們的音

樂，結果都覺勉強過得去。可是這時候人們對於音樂的鑑賞還提不到，不過不反對我們這樣辦法便了。

我們曾和陳凝秋在一月演劇會內合作，那時我們弱小的供獻，我知道不會發生什麼效力的，可是想不到那次的結果，多少却影響於哈埠音樂界的前途，其後我們曾作過一些音樂運動，有結果沒有結果的都有，說來慚愧，想起以前作的事，有些真是該死，更有些真對不起這篇文章的地方，我只好讓它和往跡一樣，往迹照例無論善惡，都要過去的。此外我們還有很多往迹，須要記載的，爲了慚愧的包圍也就算了吧。

我們已往的組員，正像海上的白鷗般飛集在一起，同飛，同浴，自由而活潑，忽然海上起了波濤，狂風暴雨驟然發作，一刹